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戊申盡二十三日

甲寅

十七日戊申金人使蕭慶同馮澥入城議事先是馮澥

奉使尼堪理會三關事至懐州界逢金人館伴劉思蕭

慶云已遣使往汴京請黄河為界三鎮更不須理會至是金人獨遣馮澥同蕭慶入城請上出城欲議誓盟不從再遣蕭慶來請太上出城又不從許宰執親王出城亦未發

十八日己酉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早决用兵議和之計十五十六兩日金人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張叔夜以身為樞密而知不由己乞罷僉書止帶南道總管領南道兵不

允叔夜嘗呂范瓊李實張仙裴淵掌造王瓊折彥文何仲剛張撝等來日午時上城議及期皆不至上詔叔夜曰聞卿檄召諸將莫是欲出戰否如欲出戰幸先示及叔夜意沮丁特起知其事滴泪濕衣乃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早決無淹延不斷養成敵國之患書奏不報金人攻城愈急金人之攻城也先以擊東門外二拐子城鼻擊壞之作級道登城半月城堅而不壞又以雲梯對樓攻其門東水門舊無重門敵樓又城隄無壕易為攻

擊都大提舉守禦劉延慶臨其上設重樓嚴備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瓊統麟府勤王兵千人為策應金日攻擊十五日砲石積城下高丈餘殘傷金人幾萬人移攻宋門提舉官王時雍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統制李質率衆殺獲亦多次陳州門金人以洞屋負土填壕城上以大石砲擊之皆不能壞朝廷募人焚鵝車洞子賞絹二百疋銀五百兩白身補秉義郎有官人轉七官統制招討盜賊蒙造每率士焚洞屋

火起輒為敵人所滅城上守陴者唯患砲有閤門宣賛舍人孟度者自河東太原陷而逃歸獻言孫傳曰太原提舉弓箭手吴子原結大繩為網每五十步為一片一長竿張之得十片足以禦城下砲石傳以其言誕妄而不信金人初至城下先打濕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以填壕決伐大木為敵樓雲梯火車又僵土砲坐尊牌石石磨墓中羊虎石為砲欲攻之所則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禦之卒多死傷金人填壕既

畢乃連五對樓過壕而攻城城下列砲石坐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之石散星砲每砲坐可施石數塊並發又以彊弓弩千餘助之城下矢石如雨使守禦者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其疊樓之法先用木牌次水面次用薪次土增覆如矢石俱不入雲梯之制高于城以繩貫竹木似梯而彎其下施平板板上下小籠蒙以牛皮可置數人以掘城又其下乃輪軸即鵝車也箭所

不能入此金人攻城之方畧也　石茂良避兵夜話曰

金人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扁橋䲷車洞子（兵法為木驢也）撞竿鉤竿之類火梯雲梯皆與棚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扁橋可以倚上下三物皆用車軸推行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横木數十穿兩下留守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以大椎鎗或安以托釵鉤頭皆可也每一樓櫓子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

則衆手用鐵鉤鉤定進不可進退不可以却則火自然梯橋亦壞人亦墮地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鎗手砲長鎗守禦之亦不能上惟當得人通津門拐子城每與敵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匾橋鵝車凡數十座皆此法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弩上鋭下濶往来其中節次續之有長十餘丈者上用生牛皮鐵葉裹定內用濕氊中用火穰矢石火砲皆不能入治道則用安砲并推火梯雲梯偏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

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蒺藜垂下而闕之其法以熟鐵澗徑長一尺二寸條縱横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入其中央重十五斤安鼻連環擲闕訖以轆轤拗上洞子皮上并泥闕不着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之又有用火井者敵人用洞子穿地道來反於地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加火薰之或有用大砲安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有用遊火者以鐵闕盛火脂蠟毒藥懸縋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炬者縛

草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高垂下騎洞子燒之此法禦洞子法也橦竿至則作鐵連環并曲桑木用索相連橦竿頭連以鐵鉀竿頭於兩傍令壯士牽之鉤竿至則用梼桄乘其鉤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傍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又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鵝鶻頭火不能入其砲有七稍五稍兩稍三稍旋風虎蹲等砲内七稍可以至遠其次或放雙砲姚友仲先於樓櫓子上受敵處

厚縛虛棚上作羅李網并下擺糠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栁木笓籬格鐔雖慢然亦可以遮砲石也城下地廣安砲少最闕受敵七稍砲法用二百五十人拽稍長三丈砲放百斤力可至五十步此稍式也今造到七稍砲多不如法稍短三尺餘故施放雖遠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七稍砲以兩日然後畢功又既安定之後不可移若用軸脚旋風城上尤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砲中利害尤多尤宜熟講拽砲之人必令

闊布高檯手於搭手處每繩一結非特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致手滑繩不可紊亂嘗令齊整砲與頭欲相稱砲窩繩欲短短則砲手不費力而能至遠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敵人安砲五十餘座城上雖有虛棚人皆不可存駐甃於砲者日不下數人姚友仲到宣化門二日恐敵人有砲首議幇築試身之法視敵樓子遠近築城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闊二丈五尺高五尺四邉皆有虛棚女墻復有其傍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敵人上城賴

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為提刑所沮又姚友仲置措南北揚子城勢捍禦者也姚友仲於揚子城上別造兩圓門計拓馬面三十步許磚砌城中開一小輳門干戈板開下如城門法四面置女牆迎敵皆自輳門出萬一敵兵厚重則輳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揚子城也磚城下濶五丈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造城通津門揚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守揚子法務要人少肅靜可以應敵友仲首剏南揚子城便令晝

拐子圖除兩廊每門兩水手路空板外籥起頭敵樓上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門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刀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轉更均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敵人不測使犯自有備禦兵法陷馬坑長五尺濶一丈深五尺坑中須埋鹿角木鎗竹箭其坑似曲字相連狀如鉤鐮以草及細土覆其上今坑非特不能陷敵且又自陷殊可笑也凡兵披城下寨人必曾經行陣者蓋城之存亡在此數百人豈可輕舉今披城退走者皆

是諸州保甲弓兵其失陷盡如此兵法載攻城之具甚多所載者金人皆用之城上統制官皆庸人武士如古守城器具分步注往往皆不甚深曉如轉官橋木弩行爐油囊之類皆典籍所載畧不聞按圖施行僕嘗獻議皆云久在邊陲素不識此初縛虛棚時友仲多備濕氈濕床刀舊衲襖蓋防敵亦有火箭火砲也幸而敵國不善制此二物僕嘗建議於東壁欲擇使臣善射者一百人班直三百人子弟所二百人各授以火箭二十隻常

箭五十隻每一血盆内燒錐十箇共二十人射者並分布於受敵樓子上至四鼓初每日敵人交番休息之時蓋金人睡不解衣不喜夜戰乘此之時擊鼓一聲為號火箭俱發凡五百人各一十隻以數計之五千火箭也其火箭絶繼以砲蒺藜砲金汁砲應砲齊發火砲繼之絶後又以草砲用草一束以竹篾三繫之置火其中以助火勢火既盛敵必倉皇救火然後用常箭射之各五十隻五百人則二萬五千隻也矢石如雨則寨必亂繼

以敢戰之士五百乘勢拆橋敵砲座既壞則橋亦毁惜乎為副將張宗顏怯懦誤事計欲行而少沮丁特起泣血録曰金人造火梯雲梯撞竿䪺車洞子之類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上樓櫓相高亦有高過於城者火梯則可以用燒樓櫓偏橋則可以倚城而上皆有軸運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狀如峻屋可以燒樓櫓雲梯偏橋上銳下濶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有長數十丈者以榆木交互上用生皮布鐵裹內用濕氊中間大窓矢石火

皆不能入於治道則安砲椎梯櫓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如此

十八日已酉金人攻東水門敵侵門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東水門捌城搭材四人鋸繼橋以火沃火用衝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皆死斡里雅布復遣使詣

朝廷使人來云南朝許割地約和而失信今欲盡得河北河東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執不割地大臣送至軍前再議和好又曰其傳太子台令問南朝曰

人事至不得已則為之奈何斡里雅布之意恐城堅難拔

而天下援兵至盡以此言脅朝廷也

十九日庚戌知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節

度使士詩使於金國軍前士詩仲忽長子也　宣和錄曰先是

尼堪軍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引番官蕭慶

楊貞察勒瑪貝勒來使慶極桀黠有口才楊貞察勒馬語

簡而峻察勒瑪乃金人其上所親信者再差莫儔高世

賁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三鎮

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今雖是畫河國相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退師上令儔宣諭曰三鎮非不交割自是三鎮兵民不從因而差使告大金覔三鎮之地却許三鎮賦稅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寮獻議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不相忘敵使退即至驛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等再賫尼堪斡里雅布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

不然即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車駕若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城破後更無相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即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繫貴朝社稷儔等皆答曰此事恐終難允從上遣李處權充送伴使吳德沖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尼堪斡里雅布復遣蕭慶楊貞察勒瑪同李處權等來使先與儔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也且喜早了當得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何所疑只是

事體不順慶曰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來使令慶等告知
皇帝更不要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為質
使侍兵退候兩路割地了畢即送親王歸儔等即時奏
知皇帝蕭慶等又言來時元帥云陳州門城壕已填了
三分之二長一里許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令推向
前如依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使不然二
元帥云亦不顧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個軍人登城
更無商量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免煩聖駕出城只要

何㮚出城議事㮚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曰待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宣諭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母為質如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察勒瑪奏曰這事也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只告親王二人出城為質上宣諭曰待遣近上皇屬出城蕭慶等又奏曰議使非僕射何㮚不可上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為然莫傳高世賞請對力陳金將已不敢煩仰聖駕

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遣且如
斡里雅布前次到城下要宰相親王陛下即遣康王肅王
兩軍並傳城下尼堪尅悍有謀非斡里雅布比豈可不
遣宰相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舘伴且須催貴朝
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至馹上降内批付
儔等令再三説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
廷事務應付軍前闕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自
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辭曉諭慶等曰須得何㮚

并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不然决定攻城城破之後不知大臣親王做得麼慶等此後恐不復來矣楊貞又索干戾人儔荅曰皆已貶竄嶺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况干戾人乎授書相别次日朝廷遣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温士詩代王至軍前尼堪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馮澥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　遺史曰先史曰朝廷屢遣使請和而李處權偕司農少卿當使于軍前尼堪斡

里雅布佯許和且請親王出使處權反命上復欲遣處權行乃曰若和議成當除卿僉書樞密院於是執政恐處權之成功也乃建議遣曹輔馮澥而以宗室士㒟代親王行出城尼堪使問親王名諱曰士㒟尼堪曰既是親王何不與皇帝連名答曰人臣不敢與君父連名尼堪曰燕王越以下皆與君連名士㒟不連名詐也或告尼堪曰士㒟字號宗室耳詐偽親王也尼堪怒攻城益急

靖康録曰時邀親王宰臣議和何㮚留之不遣㮚書生

好誇大暗機會唯取謀於兄棠棠亦碌碌無過人之謀

㮚日於都堂飲醇酒談笑自若時一復謳柳詞聞敵浩

瀚㮚方中酣揺首曰便饒你漫天索債待畧地酬伊聞

者大驚　靖康遺録曰是時何㮚專主戰議羣僚詰㮚

府見㮚坐之㮚曰金人請和不急乎少尹李平西答曰

因其所講而許之不失為威重若何㮚揺手良久屈指

數謂衆曰今敵人為鵝車雲梯等我已拒之將去也計

窮勢遏是以請和且一歲再至城下欲和事皆由彼且

我得不和不衆莫能對又云畢竟當和但須緩耳因各罷去

二十日辛亥金人攻宣化門急官軍披城戰鬬不利多死金人攻宣化門急欲涉河而過先有墨旗子三十餘人已登岸王瓊姚友仲率勇鋭使臣數十人及西兵百餘披城下戰殺金人數人乃稍退宰相何㮚亦至城上發矢如雨金人不顧城脚下有披城戰者兵六七百人金人前進欲與交鋒官軍望風退走金人追逐之城上

厲聲呼官軍復回迎戰而衆已四散勢不可回隔岸金人發矢石如雨傷有數百人自填陷坑而死者近百餘人金兵大笑之　遣武學進士秦仔等持蠟書諸路告急金人於城下環列營柵治器具攻城甚急及是遣使賫蠟彈往諸路召勤王兵赴闕上御瑤津亭遣使秦仔往河北尋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軍民兵欲起義此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報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書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

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分命使人往陜西授范致虛五路宣撫使往淮南授翁彦國五路經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數官帶閤門宣賛舍人閤門祗候而行書詞云宜疾速率兵不限方數倍道前來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即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事諸路兵若能速來不吝官職亦優加勸賞監司帥守能奮力衛國之人即宜速團結軍民以救國難其所用資粮遂亟權挪應付雖與法

有碍亦許支用有能糾集轄善部之人許以便宜隨功等借補文官自廸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郎候到闕給告正授有官人令加借　樞密院劄子催諸路兵勤王　靖康總載曰金人深入直抵京畿掠擄居民憑陵郡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退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御供士卒之食軍民感泣而思奮都人鼓譟以爭前上念闕字一盟未令出戰然大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于都城四壁作雲梯鵝車等窺伺間隙攻

打堅城多設虛寨遠置疑兵欲絶聲援樞密當職親履
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和然大臣仗義豈能
顧位以偷安踰萬里之幅幀萃四方之豪傑乃祖乃父
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為之事宜殫大
節圖報上恩致號令之未明欲施為而不敢如檄書到
日應帥府司監郡守二令佐悉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
如見起發仰所領官併日催促前來救應京室有未起
發去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傑遽相勠率招集驍

勇不限數目各目下推排首領前來或有散處山林團

結已成隊伍許其各申所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

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討其所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

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

不可後劄付開封府關牒前路火急施行

二十一日壬子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

下時於陰雪中有雪糸長數寸垂地是夜彗星見有白

氣出太微垣

二十二日癸丑砲中田灝立死進五官賜待制

二十三日甲寅范瓊及金人戰于城下敗績是日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與金人戰士氣甚鋭金人小卻士卒貪功乃乘氷渡河未及岸氷折士卒驚亂金人邀臨岸迎敵官軍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金人初攻宣化門疊道渡濠吳革往視之南壁守禦言安上門堰壕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至是疊道將合始用前議而水已氷矣　金人攻宣化

門是日敵氣益鋭火梯雲梯偏橋到城下如鱗次又推對樓五座𩔖矢石而來城上以撞竿倒三座對樓既倒城上争擲草火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𩔖熾乘南風引燒城上樓子二坐火砲如雨箭尤不可計攻擊甚力護龍河悉填疊鵝車須衆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鋭倉卒之間王宗濋令人在造樓子骨格將欲掛搭金人望見以矢石擊之使不能措手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盡其日

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失守是日大雪尼堪謂其下曰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金人乗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對樓三坐而至矢

石愈倍詔令班直悉上城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織已卯城下殺金人三千餘人方經宿金人皆藏其屍骸而城上矢石殺傷者三百餘人猶伏屍城上破𢖍貫骨横卧血中士卒見之心懼而有退怯意先是朝廷緣近軍闕少於諸司廂軍内揀充禁卒與上四軍衛士分布四壁唯陳州門最多又十步將百步將多東南應奉出身之人其管事務者皆權貴戚故僥倖守禦恩賞而已朝廷又慮守陴卒不能禦敵乃選衛士長入祗候陜西河東

兵三千人令王瓊姚友仲統之以策應諸壁危急先是瓊領麟府兵千人屢出戰有功甲寅策應宋門砲傷瓊足流血扶下城由是麟府兵多不為用王宗濋見攻城益急唯賴策應之兵乃誘之曰如敢長鎗殺敵者例授承節郎賞金碗五隻有官人轉三官士卒効命争先故乙卯之戰殺金人三千餘人戰罷下城休息所許告身金椀並無之至是宗濋令城下催策應軍兵令上城士卒皆發怨言且食乾粮徐徐不動敵來攻字字樓皆摧

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敵遂登城繼而東水門之南亦破先是四壁皆京畿保甲及土軍兵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使臣千人又旋募無賴輩為兵草澤為統制凡九十餘頭項諸統制官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事既不專惟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致失守先是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于天晴寺時何㮚募奇兵千人併屬于京有士人上書孫傅其畧以為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今朝廷或聽之

宜少付之兵俟其有功乃稍進任今聞衆至一二萬萬一失利為朝廷羞傳怒謂士人曰京乃為時而生敵中仔細一二知之幸公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而退之王宗澼信其術薦之令于殿前驗之其法用一猫一鼠畫地作圍開兩角為生死道先如猫入生道鼠入死道其鼠即為猫所殺又將鼠入生道猫入死道猫即不見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則敵人不能見可以勝也朝臣間有攻其非者何㮚孫傳與内侍輩尤尊信傾

心待之京城居人不論貴賤無不喜躍民庶語及京者輙以手加額皆呼為相公京耀兵于市鬼顔異服其所召募不問武藝但擇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視其面目以為去取有賣線兒一見授以告命有武臣欲為偏裨不許曰公雖才明年正月當死恐為衆累又募無頼之輩有劉無忌者乃賣藥道人常以身倒植于泥中乞錢亦作統制又有還俗僧傅臨政者謂之傅先生獻策畧自言能止敵乃商賈伎術之人言兵機退敵募兵而為

一將帥者甚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官大將京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敵兵攻圍甚急或告之京鎮笑而已云擇日出師便可致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斫首不必戰也嘗上言請檻車數十乘欲出城檻致尼堪其誕妄自信如此小人以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盡在東南臥白雲之句附會之以為讖人爭從之識者危之為之寒心知其必誤國也是日圍城甚急人告之出兵京于是乃登城旗繪天

王像曰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指示衆曰是可令敵落膽矣人亦莫測大啓宣化門出戰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幾千萬人又有從行旁睨鼓譟以助勇者又數萬人俄報云前軍已得大寨大破敵營矣又報云前軍奪敵馬千匹矣其寔皆妄初敵攻陳州門外京自内出正當其鋒初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六甲法能使人隱形言未脫口敵兵分四面鼓譟而進我軍方踰濠敵二

百餘騎突之衝斷前軍一掃而盡居後者盡墮護龍河吊橋已為積尸所壓不可拽矣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敵因趁門急呼守禦者堵之已亂不及出京見事去即下城引餘兵南遁城門急閉鐵衣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百餘人登壘官吏無一用命者已而雲梯輻輳來者不絶守禦官盡散金人勢鋭聞軍聲已亂有言郭京敗走城門裏突敵人入來者有言郭京是細作者有言郭京放入敵人來者或言守得

不濟事者已而金人數人登城班直與官軍雖排列如織而無一人死敵于是皆下城遁走且走且呼曰百姓上城待我輩往内前救駕官吏相繼亦走金人登城者踵至主管侍衛馬軍司郭中荀守南壁遂閉城門擁兵將上城金人矢下如雨竟不能登遂退走京城大而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言語不可禁如南薰門守陴者欲下城乃言范統制獻了戴樓門曹門守陴者欲下城乃言盧太尉獻了封丘門妄相鼓唱棄甲倒戈狼籍道路民

人奔走莫知所向亂兵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被殺不可勝計舊城門皆閉統制官吳革率使臣親兵力拒戰多重傷迨晚不能支吾而潰去金人先縱火焚諸樓櫓及陳州門東水門火光亘天照城下晝亦時大雪二十餘日未刻風勢回旋飄雪響晝夜如雷霆聲上聞城破慟哭自悔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蓋种師道春初建半渡擊金人之議不然異日必為患也何㮚孫傅叩頭請死上止之軍兵輩乘時刼掠橫尸

滿道或持器甲於後巷民家脅取柴米酒食是夜火光達旦不夜雪深數尺有旨告報百姓請甲守裏城哭泣之聲震天動地然金人下城而刼掠者皆散軍兵也統制官李質力戰傷甚兵驚潰殺內侍將吏百餘人胥吏効用與兵卒自相蹂踐死者莫知其數敵入醴泉觀衆止數百人我衆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百姓自南之北者摩肩接踵舊城門皆閉遂從舊朱門上穿前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襁褓棄死道側者相籍

公卿士大夫率携妻孥衣弊布匿委巷小民家敵登城雖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為甚秦元領甲兵從北門斬而開道京城四壁官吏且以南壁言之大守禦則有孫傅提舉則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都統制則王瓊姚友仲統制則有高特范瓊何慶源陳克禮石可寶李隰其餘遂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數十員每一統制官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効用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

權貴内侍請求而至者身未甞到而請給論功倍于將士或遇出戰第功親隨使並優等受上賞用命當先者未必収録至于傷重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傷重而得輕賞者有戰死而作逃亡身死者其弊不勝言此所以敗國家之事也　姚友仲為軍兵所殺避兵夜話曰是日城陷居民大擾扶老携幼奔走雪中或徧户號慟有登太學鼓樓而望之見環城凡十六處潰兵乘亂擄掠不可勝紀當睌友仲為軍所執毆擊肝腦塗地委棄溝

鏨骨肉星散家貲掃地姚公將種也三世忠孝聲滿華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無負于朝廷也先是百姓毆殺東壁統制辛康宗朝廷縱而不問仍放罪故軍兵縱恣如此蓋緣京師承平之久無知之民游手浮浪最多平日除林居外皆在大房浴堂櫃坊雜居里巷殭梁桀此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赶罵李邦彥撕擘朱拱之毆辛公朝廷當危急不暇問今年先秋閭友仲欲于都城置巡檢十六員新城四員舊城四員

各一正一副每一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以軍法從事仍置都廵三員二員在新城內一員在舊城內以總其事朝廷不從其議友仲之意恐小人趁亂故欲設此防民初金人至城下友仲與諸將議擊之後敵兵愈勝援兵不至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請和何㮚唐恪皆不從友仲自閏十一月初三日時來往東南兩壁策應至二十五日城陷晝夜苦勞最為

有功獨先被害　何慶彦戰歿靖康小雅曰公諱慶彦任果州團練使靖康元年尼堪既破太原席其勢鼓行太行嗟懷衛游騎掠兩河間宣撫使折彦質退保河陽李回為防禦使與彦質會尼堪遣人招懷守霍安國使降不從因戰歿安國列營臨河夜伐鼓呼譟以懼我師是夕王師果潰彦質回皆逃避尼堪乃渡河先平西都然後東向京師遣王汭等來計議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樞密聶昌隨汭報之且令割地畫河為界尼堪軍南郊齋

宮時二太子分攻東北尼堪攻西南設天橋鵝車雲梯洞子以逼又立七稍砲百餘座發大石擊城上矢石如雨拆環城居民閭舍雜稍草塞濠為大塗至於陳州門之東以進攻其時公董所部萬人乘城拒敵閏十一月二十日尼堪下令必以五日破城晝夜力攻士不得息二十四日敵衆擁天橋及城樓因縱火鼓聲震天上御崇政殿召大臣計之因而遣殿前都指揮使王宗濋領宿衛兵樞密守禦使孫傅何㮚等往紓其急宗濋因以銀

五十兩募長鎗手一人得百人時金人亦有登女墻者士卒血戰殺戮頗衆又以撞竿折天橋金兵死傷者數千人矣由是稍緩然矢石交下將士負盾而立不寐達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數尺凍慄墮指二十五日肅晨何㮚開陳州門遣郭京出戰京老卒也妄言有神術可決勝京前驅方越濠鐵騎蹂踐死者如丘壠而城上守禦之人見之膽落自是不有鬬志矣京既敗遂復閉城闉敵來攻城併兩軍之士攀緣而上衛士先遁衆軍

駭散城遂不守郭仲荀走藏民間何㮚孫傳王宗濋皆相繼而去公獨戰歿城上嗚呼京師天下之本也萬乘居中而强敵之來不以深謀妙畫處之而視戰如戲劇遂至塗地其可哀也公不偷頃刻之生而甘心死節茲亦偉矣詩曰巍巍京師帝王之澤臨制華夏憲相紫極邉塵漲天雨墜矢石千雉摧毁公死於敵欃槍舒芒萬象變色獨𢙣忠烈以光載籍　内使黄經臣投火而死靖康小雅曰公諱爲保徳軍承宣使金人繞集城下上

命公督稅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州門入循城而東縱火通津門下公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獨不肯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嗚呼太上之朝宦官被恩寵至深厚一旦禍變之來往往為身謀如鄧珪梁許王孝竭李植之徒又助敵為虐獨公一人以死報國詩曰在昔漢唐亡由閹宦出或用之鮮不貽患豈期黃公獨稟髙見白髮虔心有闇必諫竭力東城以身死難揭名不磨萬世炳煥

軍民殺金國使人劉晏等宣和録曰先是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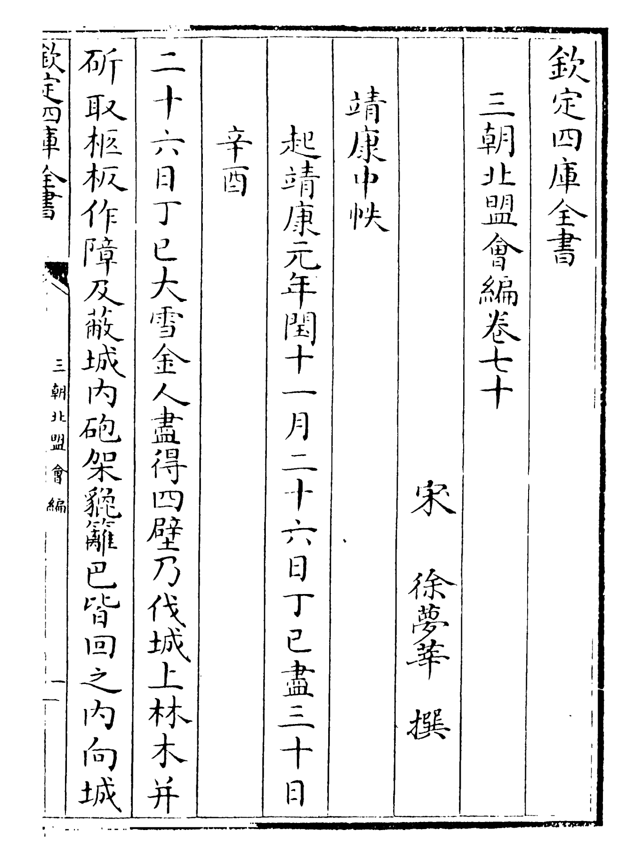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斡里雅布遣劉晏等四人來促和詔差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伴于都亭驛晏曰元帥皇子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昨晚欲請皇帝出城會盟傳等答曰伯姪之國義均骨肉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豈容車駕出郊二帥北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既許二帥却為士庶居民遮攔不放車馬出城即失信更大晏頗以為然晏至驛使請朝見上問左右大臣以前遣王汭來不

恭不欲見之孫傅何㮚請留不遣詔使人只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儔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為辭亦恐劉晏不肯去況斡里雅布於本朝素號有善意今拒絶其使尼堪遣來不審陛下還令朝見否若勢須引對獨拒斡里雅布非便臣連日聞劉晏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汭狡獪悖慢之比上曰如今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大悦厚其禮幣晏悉不受而去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劉晏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數尺莫儔髙世賞見劉晏晏曰皇子

元帥令晏急入城修書不及云兵已登城如捍禦得住
即極力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來相見當悉
心保全宗廟社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晏
又曰城上守禦行徑全然未是便火箭等燒著樓子不
消荒忙若做造樓子不及但大木欄塞多持長鎗等待
上雲梯乘人點刺令墜可也晏見城上守得未是恐不
可保次日引見晏奏陳斡里雅布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
至都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稱不肯遣親王奉使莫儔等

力爭之不從歸駙雪大作未時後聞駙門外大擾守門兵士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走回省已閉少頃百姓軍兵入駙執晏晏呼曰我來促和正爲若等毋殺我衆不聽遂殺之有以是報斡里雅布者諭曰爾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尼堪曰國破人亂自然之理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丁巳盡三十日

辛酉

二十六日丁巳大雪金人盡得四壁乃伐城上林木并斫取柩板作障及蔽城内砲架豹籬巴皆回之内向城

外盡作慢道城內則因高為昂橋不三四日皆備初破城敵下令縱火屠城何㮚率百姓欲巷戰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為和議人心稍安十六門皆為番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奪萬勝門奔走者四萬許人太上皇鄭皇后內居延福宮　景王及謝克家為請命使於軍前城陷上急召大臣親王侍從而至三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閤中計議俄頃遣謝克家景王使軍中請命傳聞太上旨意極謙皆

以全活生靈為主上降親札宣羣臣孫覿辭免待制奏狀曰臣伏自去年閏月二十五日京師失守詾詾夜二更上降親札宣召臣等聞命馳赴而門禁已不通已自城南西岡循祭河直北繇宜秋門以入通夕大雪四面縱火煙燄屬天如晝夜衣冠士卒毁容易服纍然趣萬勝門而去門闢亂兵中至東華門騎吏皆不得從獨持一笏以入有頃召見上已微服坐祥曦殿後内侍直舍人引之謁上而學士莫儔以館金使劉晏為亂兵所逐

不知所在吴廾偶得疾僵仆坐閤故臣獨掌書詔凡遣使命自景王至鄆王及陳過庭孫傅何㮚等國書多自撰述百書悉已命散繕寫緘題又出守臣禦繕寫亦已闕供臣等二日不火食五日衣不解帶上憐臣寒甚賜一大袍尋爲鄭建雄所竊無何二十七日雜然欲邀車駕蹕幸而敵四合無所向羣噪宫庭刼請百出始排闥不得入又有爺延和殿門遂毁徹乘輿服御之器剔金玉納之懐中復攘酒數十壺羣飲大呼醉溺殿上殺内

侍四五輩兵仗狼籍僵屍流血上不能禁命駕登宣德樓而羣卒爭挽御衣請行賴景王攘臂麾却之乃止退御祥曦殿詔衛士坐兩廡下太官給食上手持一劍顧臣曰敵騎下城與卿等死于此　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奪萬勝門出軍民爭附從之者約數萬人　遺史曰城初陷滿城人畏沸莫知所從閭巷閒羣不逞有譌言奪城而出可以逃性命者劉延慶及其子光國斬萬勝門扉大啓于是班直及西兵百姓噪而出者數萬既出門

莫知所向循城南駐于瓊林苑中有忠訓郎張永祺者嘗為愚言城陷之日身在西水門見作守禦官城陷之夜官兵猶守地分翌旦方棄城逃遁永祺下城時已聞百姓喧傳開萬勝門放人出保義郎吴琦者為南平軍兵馬監押與愚同僚亦為愚言城陷之日身為親事欲逃命奔竄無所適從次日黎明聞市人喧傳萬勝門開遂走往萬勝門扉果大啓乃隨衆而出既到瓊林苑中已見延慶父子整齊人作隊伍然則萬勝門自城破之

後見啓矣孫覿辭免待制狀亦為京師失守之時夜二更宣召自宜秋門以入已見衣冠士俗毀容易服纍纍然矣萬勝門自城破之後已大啓復何疑是知延慶父子斬關出奔在城破之夜實丙辰也盖延慶所居之第與萬勝門相近也軍民數萬爭奔至丁巳日辰巳刻之間而朝野僉言之書載其事甚明至延慶子光世統兵好事者諂奉之乃改朝野僉言曰上集衛士三千餘人環甲冑欲為避敵之計張叔夜劉延慶勸上出走上未

决延慶曰先爲陛下奔一門延慶父子奪萬勝門出門外候駕覩親王二人坐于明節皇帝之門台又見張海張宏率馬兵奪城不克而去蓋城陥之翌日也是時市井訩訩猶未定上登宣德門諭百姓請器甲當是之時未有播遷之意而延慶父子未嘗見上已出奔矣又一日方有蔣宣李福邀駕出奔之事實戊午也故孫覿辭免待制狀又言二十七日衛士雜然欲邀駕䟦幸而敵騎四合無所向此事甚明後人覧朝野僉言者當求舊

本而改本失實故不可以不詳辨　四壁守伴官兵皆棄城京師城大命令不相通南壁失守而西北官兵猶在城上但夜中相驚恐未知失守端的唯傳箭者不至翌旦漸傳城已失守于是官兵皆棄城而去四壁皆空

車駕御宣德門　遺史曰是日黎明有旨諭百姓赴宣德門請器甲使命雜踏傳呼滿路其聲甚哀已而上御宣德門百姓喧亂不定有王倫者乘勢徑至御前上問誰倫奏曰百姓喧亂臣是王倫能壓之上急命彈壓

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因自薦其才上急命紙筆除
批倫為吏部侍郎倫下樓已先備惡少數人在樓下令
傳呼侍郎來倫字正道開封人宰相旦之後有縱横之
才少游市井間羣小皆高其能而伏之倫遂傳旨撫諭
百姓皆定上親諭軍民上露腕憑欄大呼于衆曰事體
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者即此獻陳朕當聽從失守之
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幼
上倉皇不及覺墜帽百姓奏聞間稱你我而已士庶初

慮有播遷意因泣告于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靈盡遭塗炭上大呼曰寡人以宗廟之重豈敢離此士庶號泣上亦為之泣涕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繳其旨止補修職郎　景王及謝克家回自金國軍前　泣血録曰午漏方正景王謝克家同金人使命四人來議和克家初見尼堪斡里雅布也二帥徑出示文劄言前此未破時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殺掠且云過陵寢亦常戒約軍中無纖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

人否雖有和議上猶未信　別録曰皇弟景王回建黄旗題曰兩國通和景王徒行雪中來自朝陽門從者數人及麗景門門尚閉憩于城隍廟須臾啓關乃騎而朝

尼堪遣李若水入城　遺史泣血録皆曰李若水初同馮澥奉使留車中澥已歸而城陷館伴偕若水説景王請命書上猶有御寶料城中未甚亂國相教嶶猷來欲令入城若水遂同館伴者至城破處見尼堪斡里雅布云京城已破可遽歸報皇帝自須播遷五百里内皆吾

兵也且請處置內事恐防內亂又曰可令何相公來議事若水入對上見若水失聲而驚曰卿竟來也大事如何若水具對遂留宿殿中　何㮚使於金國軍前宰相何㮚出使見尼堪尼堪問之曰汝為宰相知吾提兵將至何不投拜而乃拒戰又不能守城何也㮚無以對又曰聞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曰然尼堪曰汝有何學術與我戰邪曰㮚無學術為國為民當如是耳尼堪曰我欲洗城如何㮚從容曰率兵洗城元帥一時之威

也愛民施徳元帥萬世之恩也尼堪語曰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無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粘再拜謝尼堪曰相公回奏皇帝欲請上皇出郊相見不可辭也粘無辭以對應命而還　靖康遺録曰時天平明上命何㮚出使軍前㮚皇懼失色辭不敢行上固遣之㮚遲回良久不决若水嫚駡云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比出朱雀門所執馬鞭三墜地于是至青城

見尼堪尼堪在中軍帳守衛嚴謹皆露兵刃凡經三次
搜索方至帳下悉堆氊高三尺坐于上尼堪據大木案
臯伏地請死尼堪厲色曰南朝拒戰誰為之謀答曰臯
主戰議尼堪云趙皇堅欲拒戰決有此否臯云議皆出
于臯皇帝無尼堪又云我昔遣使招汝出城爾何不來今
城破來此何也答曰昔之不來為生靈尼堪默然久之曰
爾亦忠臣然我須見趙皇面約和議然後奏聞北朝皇
帝臯請拜回歸　二十七日戊午大雪駕御宣德門駕

登宣德門有軍民數萬皆呼萬歲號泣上亦大哭金國使人詣門見上上以手加額曰寧害朕無害城中軍民使人言两國已通和好城中秋毫不動于是揭榜云两國已和只候何㮚等還寫誓書仰軍民知悉 宣和録曰騎橋明達皇后宅孟昌齡家神衛營藍𤋮家五嶽觀沿燒數千間小民過城下者敵人擲錢與之或往復得數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只一日半見效諸門先存金帛如山敵悉得之所棄者錢爾 泣血録

曰是日曉諭在京大金登城斂兵不下命文武百官僧道詣大金軍前致謝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及南薫門候大金指揮已而金使數卒傳旨云國相太子致意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須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次日早百姓相率謝元帥以竿揭金帛云謝元帥全活之恩者闐咽道路　靖康小録曰金人入太學刼掠金銀衣物士人幾不免敵曰秀才滿却忠孝為國不要殺

他出城官吏軍民數萬在普安院遇金人潰散四走劉延慶并子光國皆被殺　遺史曰官吏軍民爭萬勝門出者無路可行悉循城而南聚于瓊林苑中不啻十數萬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在焉延慶欲整行伍勸以同力協心奪路求生衆皆唯唯終夜諠呼或曰無故而呼者恐人心不固矣是日質明延慶率衆直西以進過普安院望金人鐵騎遍滿原野衆不敢行延慶曰金人不足畏我以死命當之彼自敗矣衆不應延慶曰試使我

之子太尉往嘗之乃呼光國激之曰汝以五十騎往嘗
敵以堅軍民之心終後奪路而去光國以五十騎直犯
金人馱騎金人皆按轡或持弓或横鎗不動光國揮戈
馳馬而去延慶曰光國五十騎尚能進況軍民數萬皆
死命乎乃强率之衆不能已而起遇金人鐵騎縱横衝
突衆皆星散而潰延慶及光國皆死于亂兵中有得脱
者悉走京西聚為盜賊李孝忠黨忠祝進薛廣曹端王
在之徒皆是也　宣和録曰劉延慶并男光國奪路萬

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選鋒也延慶陷金明池中卒光國攜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敵追騎及之殺妾自縊　林泉野記曰劉延慶其先西夏熟户世為將知名後居延安府為保安軍屢及夏人戰政和八年攻藏底河拔之宣和二年從童貫討陸州方臘遣子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破擒之定二州累遷檢校少保節度使眷遇亞于貫六年代燕山為都統以軍三十萬取易州屯盧溝河命郭藥師楊可世

輕兵先趍燕山光世為後繼契丹蕭太后密召四軍大王兵自暗門入藥師等驚駭墜城走光世既不至諸軍失援延慶軍聞亂而潰自相蹂踐赴河死者數萬金人自是知王師不可用有輕中國心延慶坐削官久之乃復金人圍京城延慶守北壁出戰有功及何㮚敗金乘勝而來延慶因其疲遣死士五百擊之及再至關延慶守北壁城陷與子光國率衆開萬勝門走百姓多從之遇敵戰被殺年五十九至其子光世之貴贈太師金歸

其喪於光世葬之池州　濟王及中書侍郎陳過庭出使濟王及陳過庭出使同伸懇告也　開封府出榜彈壓已刻開封府揭榜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內外放火燒人刼掠財物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斬又令人告報兩國各已講和向來所請器甲却令送納是日放火刼掠者猶未息金人三五成羣下城刼掠或不逞之徒為之前導亦有潰兵被髮偽裝番人者大抵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皆遭其

害　何㮚回自金國前具道尼堪議和之語上意稍安
又聞欲邀上皇出城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不
可辭朕不惜一往㮚曰陛下不可不一見之乃復遣㮚
議軍前　宣和録曰二帥堅欲上出郊親請或太上皇
皇太子亦得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
指帶以示曰事急有此而已　長星熖出東北角其長
亘天四更没　蔣宣李福邀駕出奔　遺史曰是日上
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奪

鄭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引衛士數百人入祥曦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奪得一路宣控馬扶上使乘四侍斥宣無禮宣怒殺之上與大臣皆失色李福叩頭曰蔣宣非敢無禮欲救官家於禍難中番人詭詐和議不可信宰相内侍多是細作願陛下速決上命左右開諭因趍入衆兵猶追之不已上復親撫諭之忽聽禁中喧擾衛士有乘隙於禁中盜物者何㮚孫傅以

宣福無禮而致亂乃令四廂指揮使左言捉作過衛士數十人送開封府是日金人漸有三三兩兩下城刼掠者並不殺人又軍兵乘亂恣行刼奪畧無忌憚士庶皆奔走城東徙於城西城西徙於城東征行交互莫知所適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自縊自殺者又有由東西角門而入舊城者汴蔡兩河遺棄老幼屍骸堆聚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布袍草履混迹塵世雖貴戚之家皆泥土滿面不洗拭衣裯絮紙被取類丐

者是夜四壁火光猶赤照耀城中　靖康後録曰是日押横門蔣宣班直恵萬年禁衛斧左掖門上急下門衛士已於上側殺中官上方入祥曦殿門蔣宣仗劍及之大呼欲護駕奪門而去乘醉以刃壊御屏風卧於殿上衛士悉取御前及閤分外庫金銀器皿等分之有頃皇弟景王返走下殿王謂宣曰我已得聖旨除汝團練使管殿前司便謝恩謝恩訖以劍揮諸軍班直皆坐於殿簾聽候聖旨俄聞譚世勣自軍前回報已通和宣乃率

直皆散　秦仔賫蠟書除康王河北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兵馬副元帥中興日記曰是日有湯陰縣走騎報京城遣秦舍人至是時京城消息久不通一軍皆驚王遣騎迎之既到命藍珪審查得實引入乃武學進士秦仔授中翊郎閤門祇候而來曰此月二十日皇帝遣仔賫蠟彈來拆敝衣以出之王命韓公裔破蠟得黄絹方四寸許親筆細字知卿起義勤王可除卿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應辟

官行事並從便宜後空處家中安樂無異前日賜錢五千緡王讀訖憂形於色涕繼之後一二日先後至者七人蠟彈詔㫖悉如前王聞仔等曰金人圍城甚急正大雪皇帝御瑶津亭遣仔等請大王起兵入衛皇帝慮其不達故一日同遣八人來皆縋城冐風雪犯險阻路中間逢金人次第䠞避先後由間道渡河前來王喜八人皆到王出帥衙南望闕謝恩軍民大歡悦　建炎録曰閏月空日大元帥劉子准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賫到

蠟封奉聖孝之報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彦充兵馬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　二十八日己未何㮚使於軍前何㮚至軍前祈請上皇免出郊且言上出郊之意尼堪從之　二十九日庚申雪止旦日出其色如血日色如血城中之人見者無不驚懼或以為殺擄之兆皆憂洗城　始開朱雀門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分遣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皆撅斷諸門慢道復於城外作慢道

以鐵鷂子登城自城破縱火燒甕城樓櫓三夕不滅火
尼堪軍前禁不可殺人故無人敢犯其恣殺戮者乃吾
軍人耳高后宅掠去婦女七十餘人左言妻被掠以金
百兩贖之東北一帶殺傷頗多乃黑水人城中不逞之
徒有持兵刃冐為番人而剽掠者吏捕得之梟首通衢
金人見之曰此南人治犯法者　三十日辛酉偶幸敵
寨　靖康後録曰二帥欲脅上皇出郊詔曰大金堅欲
上皇出郊朕以社稷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當

體朕意切務安靜無致驚擾恐或誤事故兹詔示令知悉　遺史曰是日昧爽有詔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無致疑惑平旦上擁數騎將出南薫門何㮚陳過庭孫輔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駕至南薫門城上皆金人城守有一人自稱統制厲聲曰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公事甚好且請安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處遂立馬如初又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

時容治道凡駐駕一時久門扇乃開見步人鐵騎滿甕城中乃夾道擁衛而去至青城中途金人又奏云請徐徐行容為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宮門外上欲下馬金人又云奏知皇帝請裏面下馬乃入齋宮側一小位中尼堪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相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寐不安是夜上宿齋宮初百姓父老見上出城爭持金銀綵帛往獻軍前自內門至南薫門不絕人跡如

蟻迫曉車駕未回人情恟懼俄頃有黄旗自南薫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議和事未了畢朕今留宿只候事了歸内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惑士庶讀詔還通夕憂慮　金人令數人居都亭驛爲承受　劉定齋蠟書至元帥府催督入援　建炎中興記曰劉定自京城賫蠟書至相州乃上親筆督兵定河北効用也頗知京師圍城事具言其危急之狀言頗切直或不悦之先是秦仔至論京城不可破至是定以爲必可憂兩

說不同遂遣秦仔宣說於中以安衆情而深究劉定之

說與諸將識者議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至七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盡四日乙丑

十二月一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遣蕭慶來索降表宣和録幷遺史曰上在敵寨宿齋宮與二帥尚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

人賫草示尼堪尼堪以為未是金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覿與吳幵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為之于是覿幵與何㮚共草成之云一統之基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覿曰對屬甚切非卿平居閑習安能及使人齎草示尼堪方中其意令其官吏同吳幵何㮚數

次改易尼堪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去大宋皇帝字止稱大金為皇帝而不書國號又改負罪為失德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改為寰海上悉從之長入祇候王嗣在上左右不知改意何語但見上往來思慮軫動聖顔至是始定中書舍人孫覿辭免待制奏狀云三十日臣等侍輦幸青城羣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萬各持一幟夾道以衛坐掖門窣執位越日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㮚曰

更召執政待制同議羣臣莫肯對奧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表往不合金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亹亹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隱括以應之又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寔為文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奧亦不作遂自操筆為之時有起居郎胡文修在傍知狀然使者五反而後已靖康要盟録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

哀赦廢牽羊之禮仰所蠲貸俯切凌兢云云闕文又孫覿辭
免待制狀曰不虞連值國家非常之變靖康國破淵聖
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于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絶
于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為禍首
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於翰墨以何尤是
日大雪極寒隨駕官吏不貴衣服夜坐待旦不設榻帷
上所居稍温潔窄執以下卧地日得粟米飯少食之上
在敵帳都人傍偟計無所出自拂旦官吏士庶集于南

薰門以俟未刻黄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業無致憂疑迨曉又詔大金和議已定待只候禮數了來日入城與百姓共慶　兵馬大元帥開府是日兵馬大元帥開府王服緋衣玉帶乃指帶曰此上賜以寵行者先是太上皇將禪位解所服玉帶賜上王出使上乃解以賜行百姓詣南薰門迎駕是日閤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蔽路已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乃宣取酒果申後韋壽隆

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黄旗云和議已定各令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婦女小兒各用襟裾盛土填馳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禱天金人求索劉晏等四人尸以骨還之

二日癸亥駕在青城奉表於金人尼堪斡里雅布相見于齋宫是早金尚欲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孝乃止尼堪先遣人用青氊裹齋宫鴟尾又屏壁上有畫龍處亦蔽以幃幕然後向北設香案乃請相見

二帥迎於門上以表授尼堪受之相揖而入御馬在前二帥次之遂入望香案下馬上立案前尼堪令人讀表訖北望拜者四左右皆唏噓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示變金人亦為之感額繼而相賀午刻相見於齋宮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遂各命坐二帥人材皆奇偉斡里雅布瘦而長獨尼堪應答琅琅宰相親王並列於庭酒三行首說太上次說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城中頗有擦城出者皆背棄君親不忠不孝之人

何足惜也畫已令猷殺訖尼堪曰天生內外自有分域
中國豈無人據天人之心未厭趙氏使他豪傑四起中
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為界仍許宋朝用大金正朔
又曰兩國既和恐四方聞京城而生變請遣使撫諭本
國當遣人送出地分上許之尼堪又云三太子見在西
京衛護陵寢無他虞禮畢上以金銀十六擔縑帛五十
床金玉帶各二為贄又命左右出內府蹄金以賜二帥
尼堪笑曰城既破一人一物皆吾有也皇帝之來所議

者大事此何用如欲分賜可與臣下又云日已晚城中居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但留左右足矣駕遂與國相二太子送上馬上謙遜不遑遂巡廊送出門外上馬金人以甲馬裹送往還又遣番官五人送入内宿于廟堂　駕自敵寨回宫是日拂旦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官吏士庶復集於南薫門者肩摩袂屬尤盛于昨焚香瞻望者絡繹于道俟駕人稍回皆云必未時回申時急有使臣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奔喜迎至晚駕入門父

老夾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掬土填塞雪淖不須臾御道坦然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或至爇頂燃背以迎者不可勝計駕歸才及門士庶遥認黄蓋歡呼傳報一城奔走山呼之聲震動天地皆攔馬首仰窺天表莫不惋歎感泣涕泗横流不知其數上亦為之揮淚過州橋淚已濕帕殆不能言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左右駭愕悽咽大學士迎駕上掩面大哭謂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泣涕至宣德門始能言嗚咽

不已宣諭曰荷你百姓朕將不得與百姓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至内前王燮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按轡大慟俯身頓首情至不勝百姓軍民皆大慟聲達禁中既入内士庶乃散閭巷之間人情恍然若再生　避戎夜話曰初駕幸敵也有長入祗候王嗣隨駕凡三日兩宿未嘗離左右至初二日二帥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説諭方稱皇帝仁孝乃免至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並不與金人晤語間有立談者則左右

主事人摇手不令交一言至此然後交相慶賀云本是一家我出軍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况兩國二太子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與更戍迭守誓不返國銜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送上左右寢食皆如法並喫餛飩此食乃金人御饍也進上御饍亦用餛飩并餃裹夾之數内侍爭攫拿金人以手加額爾罪過此食未曾供皇帝豈

可食也又尼堪斡里雅布皆英雄自古云不在中原必在外國兵馬大元帥府差置官屬王命差耿延禧高世則叅議官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黄潛善充大元帥府隨運應制徽猷閣知信德府梁揚祖充大元帥府隨軍運使楊淵王起之秦百祥充幹辦公事藍珪康履黎陽公恕韓公裔充主管機密文字武顯大夫陳淬充兵馬大元帥府都統制五軍兵馬修武郎趙俊等中軍統制武義大夫劉浩

前軍統制武顯郎張璮左軍統制修武郎尚功緒右軍統制果州刺史王孝忠後軍統制

三日甲子駕詣龍德宫寧德宫車駕詣兩宫安慰太上及太上皇后也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闕朝野僉言曰何㮚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中敗自謂宗社將危後聞金人講和反側意信之從車駕見二帥割兩河地中降于敵可謂主辱臣死之時也㮚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且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

大臣愚昧無恥未有若此之甚者　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金國軍前致謝上降旨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衆集于南薫門伺候指揮俄有金人十餘來傳令云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至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遠到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便命傳報禮意似勤人情稍安金人遣使致書請喚回康王　泣血録曰書云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人

同使命喚回來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具
書不名但題云古倫尼伊拉齊貝勒皇子左副元帥書上
先是康王出使駐於相州尼堪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
乃議遣樞密曹輔行要盟録曰是時朝廷使人每出使
金人必搜索蠟書上乃與曹輔衣襟用礬書詔康王曰
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尚賴金人講和止
于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
近甸以伺變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

此齋蠟書至大元帥府催發勤王兵修武郎閤門祗候

侯章自京城齎蠟書催發勤王人馬甚急甲子到元帥

府王問章章曰皇帝遣章等十人𢥠城北來趣大王領

兵入援惟章一人得達臨陛辭日皇帝宣諭云康王辟

中書舍人隨行可以便宜傳諭令莫詔書盡可起河北

官兵入援時夜入初更即令耿延禧華詔盡起河北諸

郡官兵令臣自將草詔成已夜分矣呼集吏列燭分寫

翌旦行下

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金人欲盡取
府庫故先遣使來檢視府庫拘收文籍內藏庫者太祖
皇帝時封椿庫太祖不忍燕雲之地陷于契丹以每歲
用度之餘置封椿庫以貯之故俟貨財豐殖即用賞戰
士以取燕雲之地有詔誓子孫不得別用後為內藏庫
真宗皇帝有御制詩詩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
邦基化士每虔惕驅妄意尊詔業子孫不務茲何以成
戎捷龍虎興昌運山河鎮國都龜疇延寶祚鳳德顯靈

符道盛堯啟岳功高禹會塗九重方執象萬里定寰區九七十四字每一字榜為一庫之號皆王章所書金銀錦綺寶貨積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満盈溢金人遣使來檢視吳幵莫儔相引入庫中使人唯看逐庫字號方至五季失圖玁狁孔熾即止遽索馬歸又二日别遣使人來封閉諸庫遂使燕人李縣丞坐庫中監搬運提舉官内侍王若冲同官吏役禁軍搬三日不絶靖康遺録曰尼堪遣蕭慶入城檢視府庫帑藏皆封識既封府庫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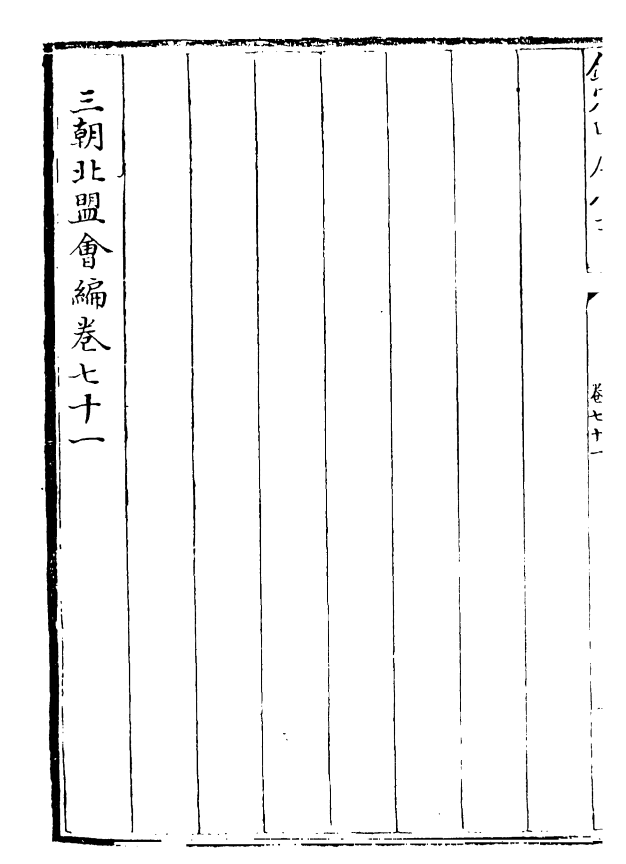
居尚書省朝堂朝廷動靜悉皆關白　大元帥府傳檄
諸邦起兵勤王大元帥府檢會已行詔書僅至傳檄諸
郡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外載惟金人衝突再至京
城攻圍未退君父憂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衛上矧凡
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
王仰逐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時刻措置
起兵除量留本處召募到土豪分擺地分守禦外盡數
剗刻官兵精鋭趫健招集彊勇強家子弟堪充出戰人

逐色團結仍不得夾帶老弱病患人充數備辦犀利器甲鎗刀弓弩箭鏃隨帶附隊差得力人如官兵以將佐部隊將押隊內選差如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糧斛輕齎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人供億仍差官隨軍管押署文歴分明收支及軍兵起程日借請外優與犒設無致失所兼本府已選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起發相州前去過大河入大名府駐劄仰逐州守臣隨里路遠近計程限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後

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指揮審度前進右劄付知中山府陳延康知河間府黄待制潛善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彦齡知棣州趙大夫知博孫振知慶遠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彦宗知保定軍高刺史公翰知廣信軍張刺史�知濱州董大夫誼知安肅軍王大夫澈知恩州知滄州知漠州知永靖軍知清州（忘記職位姓名皆闕之）等准此上件劄子並蠟封先差下使臣

兵級翌日遣行計里地自遠及近優給路費起間以行乙丑詔書行丙寅檄書行自此每隔一番繼遣凡遣六番每行王親拊卹曰逐處回申來更轉一官資人人欣喜冒雪以行悉達唯中山慶源二府被圍不得通　大元帥府招安到軍賊楊青常景先是相州屬邑林慮縣天平山深僻險阻磁相間豪族數十家避地有軍賊常景有衆號四千人圍刼　天平山殺戮殆盡掠取子女玉帛占據天平山又有軍賊楊青嘯聚號二萬人自衛濬

直趍天平山破景衆攘取所有仍占天平山為巢穴下瞰相州景州奔潰稍集于縣郊王遣秉義郎曾端仁齎金字牌以禍福曉青以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劉子招青俾率衆勤王又遣修武郎陳恂齋金字牌以忠翊郎劉子拍景二賊聞命屈膝効順是日青以一萬人景以二萬人各來歸以親信百人自衛庭參王不設儀衛呼而前慰撫諭戒以金杯酒賜之青以杯載酒股慄汗下于是知王有將將之度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丙寅盡十九日庚辰

五日丙寅金人索馬一萬匹泣血錄曰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並行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在京除執政

侍從卿監郎官許留一匹得七千餘匹盡送軍前內侍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媿色自是士大夫跨驢乘轎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羣遂空矣金人使八千人入城自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為交地都提舉

六月丁卯金人索軍器先是陷日軍兵拋擲軍器士庶之家往往藏匿金人知之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

揭示許人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軍法凡甲仗庫箭以車輦去或用夫搬擔數日方盡

七日戊辰開封府名募潰散使臣軍兵使臣軍兵潰散未有所歸恐其作亂開封府乃散榜召募依舊收係支給口食於是稍有出者軍器監奏收軍器准尚書省劄子批送下軍器趙監丞奏劄子奉聖旨差官四壁招收潰散軍兵漸次歸復所有郭京傅臨正等所招出戰之士盡是不逞浮浪之輩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守禦久費

國豪致誤大事既已潰散又乘勢作過接熟金人相為表裏刼掠良民披帶衣甲未有拘收指揮竊慮因而愈生不便伏望聖慈明降詹旨赦罪其元請器甲限三日送納如或違限隱蔵不依今來指揮許人告首并依軍法復取軍器監出榜限三日送納其遺棄軍器多差人拘收所有民間收到軍器並令自齎赴監送納如依所乞須至指揮右出榜曉諭軍民戰士等仰詳前項都省批狀指揮日限據元請器甲限三日須管赴監送納如

或隱蔵不依令來指揮日限送納許人告首以憑送所屬依軍法施行　中書侍郎陳過庭防禦使折彦質出使兩河交割地界金人請以大河為界朝廷遣陳過庭折彦質割河北河東地又遣大小臣二十員持詔而行之詔民間權主典顧人口以散失者衆議訪尋逐敵隱匿者莫肯歸還也開封府折還百姓金銀度牒尚書省劄子吏部侍郎兼知開封府王𦳝劄子今契勘根括金銀充大金犒軍之物已奉聖旨許用茶鹽鈔片官誥度

牒給還臣今擬數進呈取進止依劄子奏付開封府吏部王尚書迪功郎六十貫承信郎五千五百貫承節郎七千貫進武校尉三千貫進義校尉一千六百貫進武副尉一千二百貫進義副尉八百貫守闕尉副五百貫度牒一百五十貫師號三十貫右榜使府已關牒吏部等處候逐號降到一件告牒號曉示齎鈔赴庫自百姓客人為始仍以折納之數赴府庫自陳錢數不多者許同狀出榜市易務張掛曉示元送納金銀疋帛人户等

仰詳前項省劄各宜知悉

九日庚午遣使臣六人往諸路撫諭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甚厚仰諸帥守監司各令軍民安業仍先往軍前請號以行尼堪在青城曾言及之也竟拘留不發金人索河北河東守城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割地金人恐河北河東守臣未肯割地乃取四十五處守臣親屬於軍以待分割界了日送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張

孝純蔡靖李嗣本等家屬二十餘家以及李嗣吳敏徐處仁陳構劉韐折可文可求等開封府唯命是聽其或在貶所或有出京者具以實告其見在者次第發遣之自是開封府召集團結大小繩列于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朝夕不絶左言主管殿前司公事以彈壓衛士故有是命

十日辛未詔府庫所有盡犒賞金國軍兵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

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力以犒大金自皇后家為頭有能徑率先竭財犒賞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奏聞當議優與官爵右已行差官徧行根括竊慮人戶未知尚敢隱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如前藏埋者並行軍法軍前退馬羸瘦者督責甚峻開封府牓執政以下科歛金銀牓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元帥府台令所科金銀絲段除開封府並四壁官科外令科定前執政選人校尉所納金銀絲段右劄下吏

部閤門御史臺依科定合納數日火急多差人分付告示應合納官立便依數赴開封府納不管時刻住滯令劄付開封府照會拘催納施行須至指揮前執政尚書承旨内翰開封共六員每員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絲段三十疋侍郎給事舍人諫議侍郎正使承宣觀察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已上共三十三員每員各金十兩銀四百兩

十二日癸酉開封府揭牓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財

物等開封府揭牓示曰見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㬉其家財以助犒賞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賫納竊慮為見罪責致將金銀等藏埋右牓人戶將本家所有金銀表段㬉其資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首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知情藏寄人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者與犯人同罪民情洶洶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率先詣開封府投狀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

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
十三日甲戌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詔追父祖官開封
府督責金銀甚急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官
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甚衆又
枷項幹辦使臣等號令于市誅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
京師記聞曰先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時上獨坐小
殿中聞報城破倉惶有殿班直指揮蔣宣等數百人挾
駕曰陛下之危只在頃刻臣等願從陛下奪西門出當

以死衛陛下不爾即悔無及矣上曰汝等忠義可嘉但事不可知俟遣大臣探意若縱兵下城走亦未晚將宣侯定日除觀察使于是稍定殿班等遂入奉宸庫盜金寶器皿殺内侍撡等或以兵擊揔壁又斫會通門莫敢誰何令事定遂誅之軍前索金銷畫匠二十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壺悉與之拘籍鋪戶家財朝廷命開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質庫金銀絲帛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

十四日乙亥大元帥起兵發相州　日記曰大元帥承
御前蠟書促援甚急乃輙離相州入援或者以汪伯彥
守相州嚴備且宜往相州假如金人至必不可犯王吒
之于是集諸將於世忠堂議入援之路秦仔劉定侯章
請從濬滑徑赴京師諸將皆曰河氷未合濬州渡無船
一不可也滑州即金人寨其次長源韋城皆大寨豈能
徑往二不可也秦仔等曰以帛縑横絶河中兵攀援以
渡彼滑州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諸將曰金人在滑

帛練在南岸者其誰維之倘維者半渡金人斷維則何以轉戰而南戰士則可大元帥大王將如何即轉戰不勝退安得帛練復渡乎仔等不能對諸將欲回邢洺自思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昌不徑趍澶淵諸將曰爲其逼李固敵寨萬一驚擾非萬全耳會孟世寧自北京遣人來援文字自元水鎮過子城渡適北水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猶欲二十五日起發取南趍濬滑以疑敵騎又移檄大名府路帥司差兩將人馬分遣前去

舊魏縣駐劄暨吾軍到岸之際庶幾防新魏縣敵寨之金人一將于内黄縣駐劄有以防滑州敵寨之金人大名府路兵馬都監王彦領兵二千人屯舊魏縣乙亥進發初相人及五軍止知軍行南趍湯陰由濬滑路至是出北門申刻次臨漳縣伯彦以相州及兼權真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官職事前一日交割與通判趙不試遂侍王行王在相州也欲得近上宗室相親有兵馬鈐轄士居服屬最高故常同宿食士居常次王馬

而行是夕宿臨漳縣大卿夏鰭宅火煙焰亘天或以爲
奸細放火以報金人耳衆甚恐王安卧帳中謂左右曰
無之已而果然使臣馳報黄河欲凍王燃香禱于天地
河神
十五日丙子大元帥牒黄河中興記曰十四日晚探者
報黄河氷已解十六日當立春乃黄河當拆氷上下震
懼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休在此一舉是日五更楊青
報元水鎮氷再合施草土訖王乘小車安然而渡大軍

悉渡唯後糧車過氷薄陷溺者十餘又使臣高公海馬溺於河既渡三軍讙譟時夕雪陰晦至王渡河日麗空陰解駁紅黄雲遮日而行是夕宿元水鎮王坐帳中置酒召耿南仲汪伯彦耿延禧高世則舉杯慰勞 津搬諸庫絹赴軍前初金人索絹一千萬疋朝廷至是盡撥内蔵元豐左蔵庫所有如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及折絹悉令津搬京師上四軍京畿保甲盡充搬擔人三衙使臣分地方監督然終日所搬才數十萬金人擇絹不

堪者漬以墨水退換部將怒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邪朝廷乃於内府選擇北絹之竒絶者方發行夜話曰金人索絹一千萬疋朝廷如數應付皆内蔵元豐大觀庫河北積歳賦如掃地如浙絹悉以輕踈退回而不敢重却也又復易去凡十餘日遞搬尚未盡京師上四軍盡皆執役三衙使臣盡皆分地監督毎軍各執旗幟為辨運肘揚揚然以為已功訴其勞苦爭持交領照會來請食錢又復矜誇云獨我纔去便得収領並不退回殊無愧

色　尚書省火是夜尚書省火燒工部禮部將尚書省

牌𤓰火中乃息

十六日丁丑大元帥至北京中興記曰王宿于元水鎮也先鋒劉浩遣一騎兵賫狀申稱所統人馬至濬州值大河未凍丁順先發將前軍五百人濟舟至岸中軍猶未渡前軍逢胙縣鐵騎千餘人疾馳至滑州邀截斷我軍丁順將殘兵東走浩將中軍共二千人自濬縣沿河路故來追趣大元帥府聽候使喚是日五更起發處恐

滑之敵騎追襲劉浩夯衝北來命不須發嚴飭諸將蓐食乃行是日雪霽所定程頓至某店早食不敢如約由小徑遂與扈從庖傳相失王至村舍下馬村人爇草火為王溫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久村人有報旁近有三敵騎問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以過數日矣金人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即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卹且軍士見王躬擐甲冑上下馬無倦色每見軍士輙慰勉之故

三軍皆如挾纊至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絲蕃羅戰袍並絛以賜權知大名府張慤北道總管顔岐暨諸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王歸于府治北京新遭軍變之餘人心不定王每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圍閉又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時渡河駐軍北門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汴都記曰是日立春朝廷送土牛絲仗往壁尼堪不受曰傳語趙皇不用許多禮數　金人

陷潁昌府知府何志同先棄城走　遺史曰金人既破京師駐兵城下處有四方勤王之兵乃焚戮四輔州郡以怠援兵之心故分兵攻潁昌府何志同棄城遁走金人據其城根括金銀物帛鞍馬不勝計又三日縱火殺人死者十七八遂屯于潁昌別録曰尼堪遣兵破潁昌府指揮不得入韓琦宅至是百姓數千人皆入其家並免殺戮　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直孺以東道總管領兵一萬來勤王至襄邑遇鐵鷂子百餘騎一萬之衆

不戰而潰直孺為金人所獲初張堯佐守威勝軍解潛與金人戰於其境潛敗堯佐降至是金人送兩人入城中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為西京留守河東轉運使張友極為大金隨軍轉運使金人在河東執高由張友極至京城下至是請任使之蓋示和議定不欲自專也初太原既陷分河東為兩路置安撫使以治之嘗命友極為河東隆德府路經畧使者是也僉言曰尼堪令朝廷出敕以高世由守西京張友極為大金隨軍轉運使

催督畿甸民糧以餉軍
十七日戊寅再免公私房緡一月　再遣割兩河地界使臣先是金人欲再遣大臣督割兩河地界朝廷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至是日始遣復增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庚辰督責金銀委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根治朝廷以金銀之數未敷督責甚峻仰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見捕輸納愆數踰限者根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使婦人封邑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

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平直還茶塩鈔金一兩準三十二貫銀一兩準二貫三百文榜諸州縣鎮公使曾遣在京買賣變易到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肆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戶店主並許告陳知情與同罪隱匿並依軍法又榜示宰執已下應賜贈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金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辛巳散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金銀金人掌

受納者求瑕指疵動輒退易金不甚赤銀不成蜂窠段子薄皆不用至毆擊使臣意欲賂送官吏多以大蒜沙糖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壬午毀官屋賣薪以濟民之柴薪上憫念之乃令四壁毀官屋置場委官賣柴以濟闕先是十六日遣人語二將欲開諸門令細民樵采日給尺堪不許曰但令折屋燒敵薄城以來每夜或日晡柵中鼓鼙四發及得城後擊於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牆屋皆震聞者

不聊生自是閭一擊之不復如往日矣

二十二日癸未大雪詔軍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細民之失所降詔曰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由是百姓争往焉以千萬計多為軍兵擅之知信德府梁揚祖以兵至北京梁揚祖自將五軍以武義大夫張俊武翼郎苗傳花寔武功郎祁超從義郎蓋淵統制一萬人自信德府起發至北京王巡撫周至徐問揚祖

曰諸將誰最得力揚祖曰張俊最得力金數至信德府城下俊出戰屢捷王擢俊為元帥府統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盡二十九日

庚寅

知磁州宗澤以兵至北京宗澤自將二千人至北京王巡撫如信德府王諭澤供副元帥職事

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蘇黄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諸書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蘇文墨蹟及古文書籍開封府披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至興仁府訪尋康王二十三日知興仁府曾楙申大金軍前差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前來本府訪尋康王所在并録曰曹輔所傳蠟封皇帝手詔曰金人已登城歛兵不下見議通和卿等領兵未可輕動恐徒誤國并樞密院劄付轡書大金已通和猶未退

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散　朝野僉言曰初二日敵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名康王使者傳云聞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恃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懷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覺悟者何㮚奏上乃遣簽書樞密院曹輔由京東詣河北迎康王何㮚令人於曹輔衣襟上以礬書為詔以遺康王為朝廷人每出金人搜索文字蠟書故以礬書帛入水方見曹輔東至曹州見守臣

曾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斂兵不下曾懋詰曹輔曰金人既已至此豈有登城斂兵不下者乎公等家屬必為所掠脅之使為此言輔乃裂衣襟令懋看以達元帥次借州印以發四方撫諭文字數日取曹州守臣軍令狀回稱不知康王所在至金人軍前復發入城

二十四日乙酉尼堪斡里雅布遣書來索金銀表段犒軍書榜示於市　朝野僉言避戎夜話曰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提師遠涉惟賴金

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蔵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於内准備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來承示披尋深意恐似有妨取索假以為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議縱兵但縁不忍以致約束今欲犒賞諸軍議定合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叚子衣絹不下數官私早望依數應付見在府庫絹如見有唯依所須之數金銀叚子亦依所須此外亦不必取累承示諭金帛豐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兾亮悉無多浮辭專奉書

啓達不宣謹言榜曰今備録到國書在前勘合大金軍
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犒軍金銀
表段自當竭力應付除内藏豐元庫及龍德兩宫御前
皇后閤皇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
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
户各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已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
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北壁
王詔受納王及之管北壁李佩受納王宗業分管西壁

李禱受納張著胡思晉南壁并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與受納官秤數交割大軍前如敢隱留仍許諸色人告以一分給賞雖奴婢告主亦不坐罪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　張慤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慤為河北都運使充隨軍應付忽准告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難以隨軍乃差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隨軍應付仍日下隨副元帥宗澤前去開封府知洛州王麟以兵至北京王麟自將一千人至元

帥府自陳母老無兼侍又以疾謁告乞還守洛州王語僚屬曰麟有異志耶卒許其歸以麟府部兵撥隸副元帥宗澤後聞麟歸洛金人至以城降為軍民所殺并及其家

二十五日丙戌揭榜云失人口之家許陳狀詣軍前認識榜云應被討擄去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贖者並會於東西塔院同詣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者無慮數萬人官司以人多難遣遂收榜

不行人各散去是日金人來𠮟醫甚遽斡里雅布苦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金人圍相州金人知大元帥在相州乃遣人圍之自京師取汪伯彥男大理寺丞汪似壻都水監丞梁汝霖丙戌至城下要議割地是時王已駐北京聞金人圍相州也曰昨耿南仲擇十四月離相州否則將若之何南仲曰此天誘臣東方以功業授大王臣何力之有馬初王在相州也都郡有乞召募民兵者不已上書轅門往往乞空頭官牒以自圖利相州有

鶴壁村田氏南平李氏平羅蘭氏皆大族依山設險保聚居民至有作院造軍器作鈎橋礨石為城以守禦者或建議若招致民兵可得數十萬人南仲與汪伯彦等議遣巡尉賫幣帛酒等聘之既至皆補官又以空頭官牒數百以往王從之王離相州日無一人至至是金人圍相州諸姓皆受木牌子從偽矣　許百官乘轎尚書省令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勘會百官馬既行根括殆盡不可步行令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出入仍不

得入皇城門右劄付開封府出榜曉示者　天寶寺火
是夜火燒天寶寺沿燒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丁亥詔鬻爵及僧道紫衣師號根括金銀甚
緊急尚慮士庶之家隱吝不納乃詔鬻爵開列官爵價
值募人承認乃僧道紫衣號等無應募者　金人入國
子監取書凡王安石說棄之
二十七日戊子金人遣二十一人詣太相國寺燒香禮
佛而去　時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詣

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告歸治装還寺沐浴登坐別衆坐化人甚異之金遣二十一人持香入相國寺供佛賜金千緡以𫎇金使登樓閣移時而去或為守一而來　副元帥宗澤軍於開德王命副元帥宗澤軍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澤領所部磁州軍民兵二千洺州軍兵一千揚言康王在軍以都統制陳淬統制前一日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副元帥前軍統領右軍統制尚功緒改差副元帥下左軍統領各將帶本部二千人起

發後一日以常景充副元帥下右軍統領將帶本部二千改差王孝忠充副元帥下後軍統領將帶本部一千並於開德府駐劄

二十八日己丑金人索劉晏四人賻贈銀絹各五百疋兩先是金人索四人之尸以骨還之至是索此賻贈

知博州孫振領兵三千至寇氏縣知深州姚鵬領兵二千至陶縣孫振姚鵬各具申率領軍民迤邐前赴師府

王命振鵬前往濮州駐劄呂剛中呂時中以募兵侵欺

不實送宗澤自劾　日記曰初京城未陷時有進士何烈者為監察御史張所謀於朝廷遣吕剛中時中兄弟二人潰圍出城賫蠟書往河北招劾用王在相州日剛中時中過相州王取所差劉子帛書觀之乃言委剛中時中兄弟起兵不屬元帥府節制所給錢糧其末云招集民兵保義郎閤門祗候吕時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㮚更攜御前降到権貨務見便盐錢空頭關子三十萬緡王笑而遣之剛中洺州人應武

舉緣京城圍閉獻陳召募徒為文具至是方到大名府城下狀申帥府前去洺州召募到義士一萬人部領前來已到館陶縣劉寨契勘元朝旨召到人州縣應付錢米每名日支米二升塩菜錢三百文節級米三升錢五百文部轄使臣米三升錢七百文乞判送大名府出給歷頭據人數批勘王指揮剛中所召募義士仰日下部領至城下駐劄寨使人伺察但有五百人其他以諸山寨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為虛數椿以批請實無其人問

所攜権貨務闕子所存無幾送刚中時中下大名獄委張慤推勘根究要見官錢下落實有侵欺屬金人攻開德曹濮等州遂以刚中時中送宗澤自効

二十九日庚寅詔許民毀拆萬歲山屋宇為薪泣血録曰是時天多寒上念軍民之不易且恨朱勔之屬勞民力而運花石也詔樵採花木與民為薪應斑竹紫筠館丁香障酴醿洞香橘林梅花嶺瑞香苑碧花澗翠雲洞等百餘所及奇徑松柏檜木橘柚花柳一採殆盡至是

又詔毀折屋宇以充薪軍民奔赴互相攘奪先是城陷日金使八人常留宿都堂議事詔以從官伴之是日金使方食而軍民毀折絳霄樓閣其喧呼之聲聞於遠邇又有蹂踐墜壓至死者坐客棄筯而金使問其故或以實對金使笑曰使民相爭則強者得弱者失兼又墜壓致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以散之伴食者唯唯無對丁時起曰嗟乎聖天子屏去園囿之觀縱民樵採可謂盛德而奉行之吏曾無經畫欲利於民却因而反害之取笑

於鄰國是可歎也大元帥發北京　日記曰先是王聚幕府僚屬議所向宗澤請直趍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彦曰金人數十萬衆聚京城下周圍四壁各把定要害自開德府之南四十里曰衛南縣京城下劉連珠寨督遣人硬探水泄不通除五軍過河五軍保衛大王外續収才一萬三千人其間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徑要解圍事須量力只今未說解圍且先要泊得大王去處穩當然後促河北所檄諸郡及檄京東

諸郡人兵俟其皆來會合以當東北面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師帥以當西南面約日俱進聲援相解乃可解圍況金人河上絡繹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治去處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發數頭項軍民之兵前去興仁開德府濮州諸處屯泊大王安治去處大王往東平府措身於安地身安則國難可圖耿南仲延禧高世則等無異論更召諸將問之諸將亦以為然王遂議往東平府先遣副元帥宗澤往開德三日發五軍

皆盡庚寅王遂發進楊青代劉浩為先鋒統制是夜宿於大王寨是日歲除物價翔貴市店皆閉細民無食凍餓交横是月王在黨忠薛廣祝進等擾於京西河北幼老春秋曰京城失守禁卒潰散有自萬勝門出得路而逃者皆羣聚刼擾州縣有王在黨忠共攻隨州官吏居民皆棄財物於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為在等驅擄而去在及忠驅掠未盡者有薛廣繼至隨州刼掠罄盡在焚隨州又驅强壯為兵會祝進攻德安廣擾郢

州漸入復州界中往來於隨州德安之間王在党忠薛廣皆班直祝進乃郭京之部曲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三